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搜神後記 第二卷

○吳舍人 吳舍人名猛，字世雲，有道術。同縣鄒惠政迎猛，夜於家中庭燒香。忽有虎來抱政兒，超籬去。猛語云：「無所苦，須與當還。」虎去數步，忽然復送兒歸。政遂精進，乞為好道士。猛性至孝，小兒時，在父母傍臥，時夏日多蚊蟲，而終不搖扇。同宿人覺，問其故，答云：「懼蚊蠹去嚼我父母爾。」及父母終，行服墓次。蜀賊縱暴，焚燒邑屋，發掘墳壙，民人迸竄。猛在墓側，號慟不去。賊為之感愴，遂不犯。

○謝允

謝允從武當山還，在桓宣武座。有言及左元放為曹公致鱸魚者，允便云：「此可得爾。」求大甕盛水，朱書符投水中。俄有一鯉魚，鼓鰭水中。

○杜子恭

錢塘杜子恭，有秘術。嘗就人借瓜刀，其主求之，子恭曰：「當即相還耳。」既而刀主行至嘉興，有魚躍入船中。破魚腹，得瓜刀。

○鼠市

太興中，衡陽區純作鼠市。四方丈餘，開四門，門有一木人。縱四五鼠於中，欲出門，木人輒以手推之。

○比邱尼

晉大司馬桓溫，字元子。末年，忽有一比邱尼，失其名，來自遠方，投溫為檀越。尼才行不恒，慍甚敬待，居之門內。尼每浴，必至移時。溫疑而窺之。見尼裸身，揮刀，破腹出臟，斷截身首，支分齷切。溫怪駭而還。及至尼出浴室，身形如常。溫以實問，尼答曰：「若遂凌君上，形當如之。」時溫方謀問鼎，聞之悵然。故以戒懼，終守臣節。尼後辭去，不知所在。

○三蕃茨

沛國有一士人，姓周，同生三子，年將弱冠，皆有聲無言。忽有一客從門過，因乞飲，聞其兒聲，問之曰：「此是何聲？」答曰：「是僕之子，皆不能言。」客曰：「君可還內省過，何以至此？」主人異其言，知非常人。良久出，云：「都不憶有罪過。」客曰：「試更思幼時事。」入內，食頃，出語客曰：「記小兒時，當牀上有燕巢，中有三子。其母從外得食哺三子，皆出口受之，積日如此。時屋下攀得及巢，試以指內巢中燕雛，亦出口承受。因取三蕃茨，各與食之。既而皆死。母還，不見子，徘徊悲鳴而去。昔有此事，今實悔之。」客聞言，遂變為道人之容，曰：「君既自知悔，罪今除矣。」言訖，便聞其子言語周正，忽不見此道人。

○佛圖澄

天竺人佛圖澄，永嘉四年來洛陽，善誦神咒，能使鬼神。腹傍有孔，常以絮塞之。每夜讀書，則拔絮，孔中出光，照於一室。又嘗齋時，平旦，至流水側，從孔中引出五臟六腑，洗之，訖，還內腹中。

○胡道人咒術

石虎鄴中有一胡道人，知咒術。乘驢作估，客於外國。深山中行，下有絕澗，窈然無底。忽有惡鬼，偷牽此道人驢，下入絕澗。道人尋跡咒誓，呼諸鬼王。須臾，即驢、物如故。

○曇游

曇游道人，清苦沙門也。剡縣有一家事蠱，人啖其食飲，無不吐血死。游嘗詣之，主人下食，游依常咒願。一雙蜈蚣，長尺餘，便於盤中跳走。游便飽食而歸，安然無他。

○幸靈

高惺家有鬼怪，言詞呵叱，投擲內外，不見人形。或器物自行，再三發火。巫祝厭劾而不能絕。適值幸靈，乃要之。至門，見符索甚多，謂惺曰：「當以正止邪；而以邪救邪，惡得已乎？」並取焚之。惟據軒小坐而去。其夕，鬼怪即絕。

○郭璞活馬

趙固常乘一匹赤馬以戰征，甚所愛重。常繫所住齋前，忽腹脹，少時死。郭璞從北過，因往詣之。門吏云：「將軍好馬，甚愛惜。今死，甚懊惋。」璞便語門吏云：「可入通，道吾能活此馬，則必見我。」門吏聞之，驚喜，即啟固。固踴躍，令門吏走往迎之。始交寒溫，便問：「卿能活我馬乎？」璞曰：「我可活爾。」固忻喜，即問：「須何方術？」璞云：「得卿同心健兒二三□人，皆令持竹竿，於此東行三□里，當有邱陵林樹，狀若社廟。有此者，便當以竹竿攪攪打拍之。當得一物，便急持歸；既得此物，馬便活矣。」於是左右驍勇之士五□人，使去。果如璞言，得大叢林，有一物似猴而非，走出。人共逐得，便抱持歸。此物遙見死馬，便跳探欲往。璞令放之，此物便自走往馬頭間，嘔吸其鼻。良久，馬起，噴奮奔迅，便不見此物。固厚賞給，璞得過江左。

○鏡嬰

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己一年吉凶。璞曰：「當有小不吉利。可取廣州二大甕，盛水，置牀張二角，名曰『鏡好』，以厭之。至某時，撤甕去水。如此，其災可消。」至日，忘之，尋失銅鏡，不知所在。後撤去水，乃見所失鏡在於甕中。甕口數寸，鏡大尺餘。王公復令璞筮鏡嬰之意。璞云：「撤甕違期，故致此妖。邪魅所為，無他故也。」使燒車轄，而鏡立出。

○郭璞預屬

中興初，郭璞每自為卦，知其凶終。嘗行經建康柵塘，逢一趨步少年，甚寒；便牽住，脫絲布袍與之。其人辭不受。璞曰：「但取，後自當知。」其人受而去。及當死，果此人行刑。旁人皆為求屬，璞曰：「我托之久矣。」此人為之歎歎哽咽。行刑既畢，此人乃說。

○杜不愆

高平郗超，字嘉賓，年二□餘，得重病。廬江杜不愆，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，頗有經驗。超令試占之。卦成，不愆曰：「案卦言之，卿所恙尋愈。然宜於東北三□里上官姓家，索其所養雄雉，籠而絆之，置東簷下。卻後九日景午日午時，必當有野雌雉飛來與交合；既畢，雙飛去。若如此，不出二□日，病都除。又是休應，年將八□，位極人臣。若但雌逝雄留者，病一周方差。年半八□，名位亦失。」超時正羸篤，慮命在旦夕，笑而答曰：「若保八□之半，便有餘矣。一周病差，何足為淹。」然未之信。或勸依其言，索雉果得。至景午日，超臥南軒之下觀之。至日晏，果有雌雉飛入籠，與雄雉交而去。雄雉不動。超歎息曰：「管、郭之奇，何以尚此？」超病逾年乃起，至四□，卒於中書郎。